



# 飢餓百年

ONE HUNDRED YEARS OF FAMINE

罗伟章 著

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的最新得主

# 飢餓百年

ONE HUNDRED YEARS OF FAMINE 罗伟章 著

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饥饿百年 / 罗伟章 著. - 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366-9311-1

I. 饥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9075 号

## 饥饿百年

JI'E BAINIAN

罗伟章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罗伟章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封面设计: 余 静

---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925mm×1280mm 1/32 印张: 14.875 字数: 370千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4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罗伟章，四川宣汉人，现居成都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不必惊讶》、《磨尖掐尖》、《寻找桑妮》、《在远处燃烧》等，中篇小说集《奸细》、《我们的成长》等，另有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若干。是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的最新得主，并获“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”等多种文学奖项。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主编：刘玉浦



《饥饿百年》 罗伟章

《旧梦如花》 晓 航

《树巢》 东 君

策 划：~~罗~~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：陈建军

电 话：010-85869377

网 址：www.alpha-books.com

投稿邮箱：alpha\_books@126.com

装帧设计：余静

## 第一部



父亲何大常常对我说：“要不是那场大冰雹……”

冰雹发生在谷黄时节，曾祖父李一五反背着手，手里捉一根柔软的青皮黄荆条，喜色丰润地走在公元1914年的金秋。田埂上杂草丛生，午后的阳光，把他的光头晒得像一片刚出炉的红瓦。黄澄澄的稻田紧邻渠边，渠已断流，田土大部分已经开裂，正是谷粒干浆的好季候。李一五小心翼翼地拨开稻浪走向深处。田中央一个脚盆大的水凼里，活跃着十几条鲫鱼。鲫鱼暗黑的脊背弓浮于水面，头一律朝着太阳的方向，时扁时圆的嘴，喷呐似的吹奏着无声的音乐。

李一五要把鱼串在黄荆条上提回去，犒赏受到先生嘉奖的二小子。

他笑眯眯地看着那些卖劲呼吸着的可爱生灵，一时有些不忍，就用黄荆条在水里轻轻搅拌了一下。

他的眼前，立时出现了可怕景象：鱼一尾不存，而是冒出来三条短短的麻花水蛇。他退却一步，踏倒了一窝稻穗，嘴里发出“吁吁”的声音，想把那些不速之客赶走。

水蛇倏然消失，清水变得浑浊不堪。他探步上前，又在水里



搅了一下，水面上突然出现了六七条同样大小的麻花水蛇。眨眼工夫，坑里便密密麻麻堆拥起黏黏稠稠撩着信子的丑陋恶物！

李一五的喉咙里发出一声钝响。

他知道这是大灾年的征兆，咸丰年间曾出现过。

但是，他没想到来得这么陡。喉咙里那声钝响的尾音还没落透，他的鼻子里就扎进一股辛辣的臭味。这是沤得发霉且流着脓血的热空气。紧接着，坑里的蛇悉数隐去，太阳兴冲冲地滚到了乌云的被窝里，蓝莹莹的天空突然黑得像女巫的脸。不远的前方，尘埃凝成气团，越积越厚，越转越高，形成山峦一样的云崖。那些在田间偷食稻谷的鸟儿，翅膀托着恐怖，遭到鞭打似的急匆匆越过变幻无常的天空。

李一五的眼里崩出一片紫光，望着摇动的田野。这是稻谷长势最好的一年，长长的穗子上，缀串着饱满的谷粒。这些饱满的谷粒就是李一五企盼的好日子，而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！

他本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二十岁上，才用一支打杵和一副背荚终止了流浪的脚步，在勾连川陕的米仓山道血汗斑斑的青石子上当“背二哥”<sup>①</sup>。走上这条道，就意味着要交出爱情、青春乃至生命，李一五以为这辈子即使不像前辈那样孤独地累死途中，也别想尝到女人的滋味，没想到好事情很快就落到他的头上。那是1898年一个风雪之夜，他拖着病体，钻进了川陕交界处万源大山一个寡妇的棚屋里。寡妇姓高，原称邱高氏，丈夫在他们的新婚之夜，疯疯癫癫做完性事，下床咕嘟嘟灌了两瓢凉水，竟一头扑地，再也没能爬起来。李一五本想避避风寒，捡一条命，却投进了邱高氏温软的怀抱和火热的情欲里。过了那一夜，他就不再当“背二哥”了，邱高氏也变成了李高氏。她便是我的

---

① 用简单的工具下苦力远道驮运食盐等物。

曾祖母。从此，两人勤俭持家，辛苦万状，终于购得二亩薄田，此外还租了三十挑谷田<sup>①</sup>。李高氏虽是一双小脚，头脑里的野心却跟她的胸脯一样发达，她不仅要扩充田产，还要送儿子读书。大儿子李田她并不抱希望，生下时像一只病猫，一年一年地过去，其智力却没随年岁增长；二儿子李地则完全不同，小小年纪，举手投足就有秀才的斯文气象，上八岁后，他被送到渠西一个增姓老先生的黑不溜秋的戒尺下念书。李高氏把人生所有的企望，都押在了后来成了我爷爷的李地身上。可她预料不到的是，从她这辈起，我们这族人就是妇强夫弱……

“老天爷呀，你要长眼睛哟！”李一五祷告着，脚趾死死抠住田里的裂缝，屁股撅在天上，伸开双臂，本能地想护住一家人的命根子。

话音未落，他就感觉到光头上像被石头砸了一下。接着又砸了一下。两下重击使他异常清醒：冰雹！几十年不遇的大冰雹！他听到了谷粒儿沙沙委地的声音。

冰雹只不过下了半个时辰，风声止息，日头强硬的光柱捅破乌云，把林木苍翠的李家沟照得又嫩又亮。李高氏顾不了被冰雹击碎的满院瓦砾，直接向田里奔了过来。她颠着小脚迈过十数根田埂，就看到自己的稻田里像有一万只狗刚刚在里面交配过。指头大小的冰块，在青黄相间的稻叶间闪着一轮一轮割人的冷光。稻秆大半被折断，脱开母体未来得及干浆的谷粒，九成漏进了土地的裂缝里。李高氏从田的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到这头，往复几次，才下田去。她把长襟一缩，做成口袋，将未漏进裂缝的谷粒拾进口袋里。一边拾，一边算计着窝数。如果未遭冰雹，应该打几十斤谷的，可她的口袋里才不过两三斤，何况这些谷粒

---

<sup>①</sup> 那时候，整个川陕一带，都以“挑”作为计量田产的单位，五挑谷为一亩。

儿没有干浆，一磨就成水。这时候，她才空虚起来，五脏六腑直往下坠，终于站不住身子，蹲了下去。她不知丈夫去了何处，心里只感觉到需要他的搀扶。平时，她是家里的绝对权威，丈夫干什么，不干什么，都受她的指使，此时此刻，她忽然觉得自己竟是这般软弱。

很长时间过去，丈夫并没来接她，她艰难地撑起来，再次环顾四野。李家沟的坡坡岭岭，响彻着恸地的哭声。狗也狂吠起来，只是听起来不像狗吠，而像妇人的哀哭。我的曾祖母李高氏也想哭，手胡乱地挥动，想抓住什么；周围是倒伏的稻秆，没有可供她随手能抓住的物件，她只好抓住自己高挺的双乳，大声干嚎，响应着天灾给李家沟带来的集体的悲伤。

李高氏只嚎了几声，立即就哑了。

她看见了田中央两扇朝天打开的屁股！

屁股上两块猪肺形的补疤，是她给丈夫缝上去的。

李高氏奔扑过去，发现丈夫的脚和头都插进了田土的裂缝里，头部洒出一汪黑血。

她一推，李一五像张废犁倒了下去。

他死了。

在他护着的地方，是唯一一窝没被冰雹打掉的谷穗。

李高氏狂怒地泼掉了衣襟里的谷粒，疯跑回家。李田呆坐在半人高的门槛上，李地已从增先生的私塾回来。李高氏拉着他们来到稻田之中。两个儿子在家听到满山满岭的哭声和犬吠，早已害怕，及见了亲爹头上的血糊子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李高氏首先跪下，两个儿子也跟着跪下。三人伏在李一五弓着的尸体上，哭到天黑。

李高氏没有惊动沟里任何人，把丈夫埋了。

这个时节，家里早没了积粮，冰雹砸遍数十个村寨，找人借

粮已不可能，李高氏带着两个儿子，走上了逃荒的路。

李家沟有一大半的人都外出逃荒，老者死于沟壑，幼者弃之道路的惨景，随处可见。七八成人马沿清溪河上行；上游三十里开外，万山丛中环抱着一块平坝，生活在平坝上的人素以富庶著称于清溪河流域。李地对母亲说：我们往下走吧，去上面的人多了，再大的盘子也不够舔。李高氏听从了她引以为豪并寄予厚望的儿子。

三个月后一个冷风凛冽的傍晚，他们来到了清溪河下游的兴浪滩。这里属永乐县东巴场管辖。李高氏衣不蔽体，两个孩子身上也早已虱子成群。饥饿使他们对这些全然不顾。李高氏在空地刨。除了越来越湿重的泥土，不见可以下肚的食物。她选定河边一个被石檐遮掩的洞口，将孩子搂紧，做着冻饿而死之前最后的准备。河水泛滥着暮秋的碧绿和哀愁，渺茫而切近的铜韵，在黄绿杂陈的草尖上弹响。李高氏嗅到了一丝甜味。这甜味里包容着难以言表的幸福。这是人在绝望时对世界最后的留恋和感戴，也是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对人最后的馈赠。

就在李高氏闭眼前的一瞬，忽见一叶小船忽忽悠悠划过来。划船的是个老光棍，他单门独户住在对河一个黄土积成的小小平台上。船刚靠岸，李高氏幸福的感觉再次演化为求生的渴望，她放了孩子，三两步扑到老光棍面前，乞求他的怜悯。老光棍看着奶子和大腿差不多都暴露于外的女人，让她起来，之后跳下船，凑近李高氏耳边，对她轻声说了几句话。李高氏听见了他的话，并没懂得其中的意思，只管“唔唔”地应了，老光棍说了声好，就让他们三人上船。

一到老光棍敞开的门边，李高氏就看见了堆在屋角的七八斤红苕，一脚跨了进去。老光棍也跟进去，并立即把门闭了，将两个孩子堵在外边。老光棍一面把李高氏往床上按，一面递给她一

只泥巴糊溜的红苕。李高氏抢先啃了两口。老光棍来解她衣服的时候，她坚决不从，老光棍明白她的意思，又从窗口扔了两只红苕出去。李高氏这才放开了吃，红苕在手里迅速消瘦。老光棍的动作跟李高氏同样快，他首先剥光了自己，又慌手慌脚地脱光了李高氏的上身，盯着她那双大奶咻咻抽气。当李高氏啃完那只红苕，昏昏沉沉的头脑清醒之后，她才发现自己的上身被脱光了，用布条做成的裤带也被解开了。她“啊”了一声，飞起尖尖脚，踢在老光棍裸露出的阳物上，老光棍“嚯”的一声惨叫，蹲了下去。李高氏麻利地将裤带挽了两转，把扔在地上的衣服一披，布扣也不系，只将衣襟一缩，往那缩成的兜里放进四五只红苕，冲出门去，拉起儿子就跑下河沿。

船已被牢牢系在木墩子上。老光棍追了出来，两只手分别捉住李田和李地的一条腿，倒提起来，嚷嚷着要把他们扔进河里。这时候，李高氏方知这个头已谢顶的男人竟有这般蛮力，跪下只管磕头。老光棍把两个孩子掼在沙地上，拖着李高氏就往坡上爬。

李高氏在老光棍画着“人”字形刀疤的肚皮底下，又啃完一只红苕。

事后，老光棍哭着说：“大妹子，我本想把你们留下，但我所有的口粮，就是屋角的那点生红苕，养不活你们娘儿仨。你跟孩子在这里歇一夜就走吧，把那些红苕都带走。”

李高氏受了感动，只拿走两只红苕，到河边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只。这两个家伙，蜷缩在沙地上，惊吓得像被拔了毛的鸟。老光棍出来拉他们回去，李高氏不肯，挽着儿子向下游走。老光棍拦住他们，让他们上船，将其送到了对河。李高氏刚上岸，老光棍说：“大妹子，就从这里上山，八百米高山上，有一个名叫何家坡的地方。那里有两个财主，一个没生育，一个本有五个儿女，得天花死绝了，他们会赏你饭吃。这条路是根狗肠子，一直爬，

爬到有房屋的地方，就是何家坡了。”

何家坡在一座名为“老君”的大山中部，从山脚望上去，峭崖耸峙，似乎找不到能放稳一只背篋的平地，大有“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”之险。可是，我的曾祖母李高氏别无选择，领着孩子，走走停停，天亮时分终于爬上了何家坡。

她是怎样爬上来的？站在何家坡西边的古寨上，回望来路，结果根本看不见路，雄奇的山体，前面是坡，背后还是坡，坡坡岭岭之上，砂石、怪树和山岩比庄稼茂盛得多。薄瘠的黄土，像盖在死人脸上的黄表纸，默默昭示着日子的艰辛，石头上暗黑的青苔，静静述说着岁月的苍凉，挂着长长的、如龙头拐杖般粗大树须的古木，显现出傲视一切又排斥一切的刁蛮……总之，所有茶坊说书人讲的刁民，就应该出生在这样的地方。

这里也的确出过一个大大的“刁民”：清乾隆初年四川提督罗思举。罗思举父母都是要饭的，他出生在何家坡后山白岩坡一个足有三百平方米的山洞里，深夜下地，不哭不闹，却把漆黑的山洞照耀得如朗月当顶。他父亲说：“莫是一个贵人呢。”母亲接口：“长大莫当偷儿抢匪就行了。”罗思举的人生对应了父母的封赐，先做小偷，继做强盗，最后做了提督。这个死去多年的武将，整条清溪河流域都亲切地呼他“罗大人”。罗大人为何家坡乃至整条河上的民风，染上一层刚硬又略显暧昧的色彩。

李高氏母子站立的古寨，是用巨石砌成的堡垒，为坚固起见，石缝里嵌进了数不清的麻钱。传说这古寨就是罗思举修的，目的是与另一个大家族争斗。但《永乐县志》载，这寨子明末清初时节就有了。那时候，四川经历了频仍的战乱，瘟疫连年，灾荒接岁，“城廓俱为荒莽，庐舍荡若丘墟，百里断炊烟，第闻青磷叫月；四郊枯草茂，唯看白骨崇山”。那些白骨上，缠满了翠绿的草根。

“后吴三桂遣部将王藩播乱四川，六年践踏，川民皮穿髓竭。人已为患，蛇虫猛兽当仁不让，老百姓有耕田行路，被老虎白昼吞食者；有乡居散处，被老虎寅夜入食者；及各州县，城垣倒塌，虎亦径行拦食。如此，使各地川民土著几乎人烟断绝。康熙四年，上招两广、闽黔之民实东西川，百万民众弃家而往，攘攘熙熙，如同蝼蚁。”当时移民分南北两线，南线从贵州过黔江至重庆，北线渡白河翻巴山至川东北，其中永乐是北线移民的重要通道。他们每流寓一地，便“垦荒丘，刈深箐，结茅庐，竖板屋，傍谷附山而居”。何家坡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何家坡地薄物匮，先涌入者为阻止后来者上山，就修了寨子，见山下来人，便借寨子为屏障，“以火铳射杀之”。这是一场争夺土地和生存空间的战斗。古寨便成为血腥的音符，数百年来，一直响彻在何家坡的山峦沟谷之间。然而，眼下何家坡的大多数人并不认同这段历史，他们认为何家坡这个村落的形成，与一座坟有关。那座坟就立在古寨的中央，名叫“打狗坟”……

在那个秋风瑟瑟的日子，李高氏挽着两个儿子，向东边的村落走去。两袋烟工夫，他们来到一个半亩大小的堰塘旁边。从堰塘边一条小路插过去就是村子。随处可见的苦竹林中，零散地居住着几十户人家，贫穷比李家沟尤甚。不过，确有几户有钱人。最发财的是何华强，他祖上靠种罌粟发了迹，后来禁种罌粟，到何华强的父辈，家境便呈现出衰落的景观，好在他父亲及时去世，精明的何华强主持家政，终于使之重获生机。何华强说，他可以容忍一切，但决不容忍贫穷，他认为贫穷不仅丑恶，而且卑鄙，因此，他对“穷鬼”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。家产与何华强有一比的，是何亨，其次是何坤章。老光棍所说的两户人家，一个名叫杨光达，妻苟氏，老两口都已上五十，就是五个儿女得天花死绝的那家；一个名叫何兴能，妻张氏，张氏不生，何兴能本想再

娶一房，无奈家道中落，而今也只有二三十挑薄田维持生计。

李高氏首先到杨光达屋里要饭，杨光达只是将白眼一翻，就毫不含糊将她轰了出去。杨光达的脾气本来就孤僻古怪，儿女暴死之后，他更是得了一种怪病，怕光，怕人，连几十年熟识的坡上人也不敢接近；坡上人也怕他，怕他那一脸阴郁和时时翻出的白眼，同时也恨他，满坡人都姓何，唯他姓杨，就像庄稼地里的一棵杂草。李高氏又到了何兴能家。何兴能两口子却是分外热情，立马打发了她两碗饭，李高氏给儿子一人一碗，他们蹲在门槛边吃了。李高氏千恩万谢，就要离去，张氏却又盛出一碗饭给她吃，李高氏把饭分成两份，又让给两个儿子。李田二话不说，用黧黑的手指往嘴里塞，塞得喉管香肠一样挺立着；李地却坚决不吃，要妈吃。何兴能和张氏大受感动，让他们进屋来，张氏重新生火做饭，管他们吃了个满饱。李高氏说，她一路要饭下来，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人家。

张氏接受了她的感谢，转身跟丈夫商量，想留李高氏母子住些日子，何兴能满口答应。

李高氏不明白他们的意思，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要饭的婆子，还带着两张嘴，能管一顿饱饭已经不易，怎么好住在别人家里吃闲饭？她不明白这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另有一番苦衷。由于没有孩子，他们就特别喜欢孩子，有年除夕，张氏做了满桌的好饭好菜，何兴能满坡去找别人家的孩子来吃，坡上的穷人都知道他家里吃得好，大人便撺掇孩子跟着他去。他一共找来十二个孩子，围了满满一席。小孩见了从没见过的美味，一阵风卷残云。何兴能和张氏自己不吃，只管给孩子碗里夹菜，哪知他们很快就吃饱了，“哗”的一声散开，喊着“回家过年喽”，顷刻间消失得无踪无影。老两口坐在冷冷清清的八仙桌上，相对无言……

张氏要留李高氏住几日，就因为喜欢她的两个孩子。



李高氏在何兴能家住了一个礼拜，就坚决要求离去。她是一个心性很硬的人，虽沦落为讨饭婆，只要饥饿没逼得她头晕目眩，就不愿受嗟来之食。张氏还要挽留，李高氏说出了自己的心思：她得回去点冬洋芋了。张氏说，点下冬洋芋，明年才能收，整个冬天和明年初春咋过？这说到了李高氏的痛处，她也不知道怎样过，只是明白，如果不点冬洋芋，就意味着明年还要逃荒。她坚持要走，何兴能和张氏知道再留也是无用，便双双落下泪来。

何兴能说：“我们想抱养你一个孩子。”

这一下，轮到李高氏落泪了，她说：“我早就看出你们的心事。按理，我是舍不得把孩子抱养给人的，但你们是好人，对我们娘儿有恩，我答应你们。”

说罢她放声大哭，一遍一遍地呼喊我曾祖父李一五的名字。

何兴能和张氏安慰着李高氏，表示一定把孩子带好。

翌日，李高氏带着大儿子李田离开了何家坡。

李高氏何以要把自己最喜欢且寄予厚望的李地留下？是因为李地比哥哥聪明，凡事自有主张，留在别人家里，不会受欺负。

我父亲说，李高氏回到李家沟后，又挣了许多田产。但父亲也只是听说而已，事实上，李高氏和李田一离开何家坡，就音讯杳无，李地再没见到过母亲和哥哥。

李地改名为何地。那一年，他十二岁。